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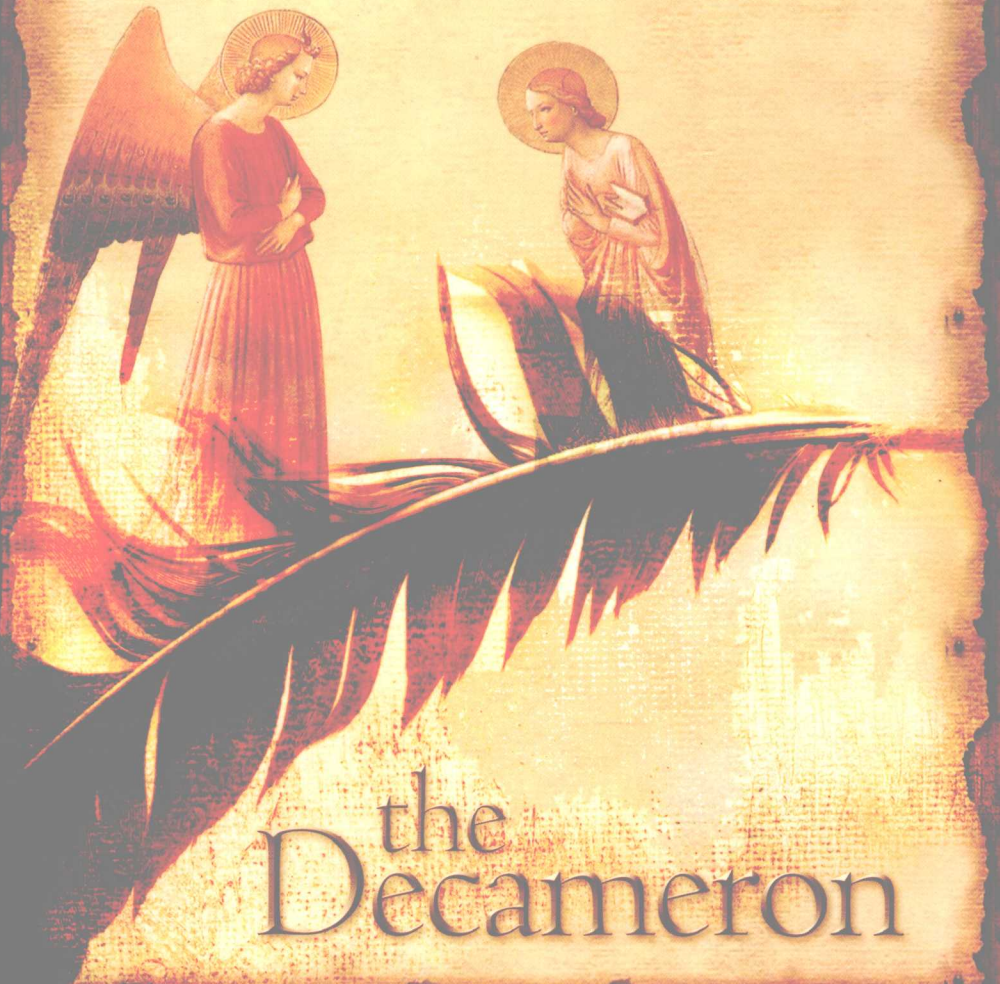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Giovanni Boccaccio

十日谈精选

[意] 薄伽丘 / 著
王林 万萱 / 译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坛巨匠



the
Decameron

· 十日谈精选 ·

[意] 薄伽丘 / 著
王林 万萱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日谈精选/ (意) 薄伽丘 (Boccaccio, G.) 著; 王林, 万萱译.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4

(外国文学经典/杨武能主编)

ISBN 978-7-220-07847-7

I. 十… II. ①薄…②王…③万…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缩写本 IV. 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717 号

外国文学经典

SHIRITAN JINGXUAN

十日谈精选

薄伽丘 著 王林 万萱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董孟戎
黄敏
戴雨虹
叶勇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自贡新华印刷厂
140mm×203mm
6
2
150 千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7847-7
13.5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译序

欧洲的文艺复兴始于十四世纪，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薄伽丘（1313—1375）这位被公认为与但丁齐名的文坛巨匠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十日谈》。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之初，曾声称自己这上百篇的故事集，是献给那些失恋的女士们的，写作的动机主要是想愈合她们心灵的创伤，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便是作者的初衷。传说薄伽丘生于1313年的夏天，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位金融商，于世纪之交从意大利的小镇切塔尔多来到佛罗伦萨；母亲是巴黎人，薄伽丘也出生在巴黎，几岁大的时候由父亲带回了佛罗伦萨。不过，现在又有史料证实这些只能算是浪漫的传奇故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薄伽丘可能就出生在佛罗伦萨或者他父亲土生土长的小镇切塔尔多，在那里他度过了13个春秋。薄伽丘童年有个好伙伴叫赞诺比，两人在赞诺比父亲的教导下，开始研读但丁的《神曲》，对但丁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并打定主意要成为诗人，凭自己的诗歌扬名天下。因此在薄伽丘的作品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位前辈大诗人留下的印记。

大约在13岁的时候，薄伽丘随父亲来到了那不勒斯市，他的父亲被该城一家银行聘为高级职员。他不顾儿子的理想与追求，逼着薄伽丘到银行去做学徒，那段时光被薄伽丘称作“虚度的六年光阴”。后来薄伽丘说服了父亲，改行去学教会法规，他来到本市一家建于1224年的教会学院，虽说课程枯燥乏味，但却有机会结交众多博学之士和阅览各种书籍，这些无疑使他大大开拓了眼界。当时的那不勒斯可以说是意大利的一个



文化中心，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大批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意大利的统治者罗伯特国王（1309—1343）不仅是个英明的国君，而且尤其爱好艺术，追求高雅文化。此君被薄伽丘称为“所罗门二世”。罗伯特在自己的王宫里推行法语，因此法语文化也在整个意大利盛行起来。

由于父亲的地位，年青的薄伽丘有机会步入上流社会并结识不少当时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与那些来自欧洲各国的文化名流的交往，使他受益匪浅。这些影响，尤其是法语文化的影响，在他早期的作品《菲洛柯洛》（1336年，第一部长篇小说）、《阿美扮托》（1341年，牧歌），以及《菲亚美达》（1344年，书信体小说）等中均可见一斑。

可能是在1338年10月，由于父亲在金融业上的失败，薄伽丘只得放弃舒适悠闲的生活，很不情愿地跟父亲又回到了佛罗伦萨。从此他便开始潜心埋头于创作之中，并于十年后即在自己亲身经历的那场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刚平息后不久，写下了这部留芳千古的巨著《十日谈》。

通过这部故事集，我们可以窥见薄伽丘一反常规的创作表现，在语言和题材的涉猎方面都独具匠心。首先他没有走当时文人惯用拉丁语以期获得儒雅效果的传统老路，而且大胆地采用了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其次在取材上既保留了法国中世纪的寓言和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以及宫廷和教会的传闻等，又十分注重博采当地流传的闲谈趣闻和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就是在书中十位主人公的取名方面，薄伽丘也颇费了一番苦心。七位女士中，帕皮妮亚的意思是“充满活力”，菲亚米达是“小火苗”，菲罗美娜是“歌中恋人”，伊米莉亚是“诱惑者”，另外三位女士的名字都分别取材于薄伽丘一生中最敬仰的三位大诗人的作品，三位诗人是但丁、维吉尔和彼特拉克。至于三位男青年，潘斐洛的意思是“爱所有的人”，菲洛斯特拉多的意思是“爱情的失败者”，戴奥尼奥取自荷马史诗中的传说人物。因此这十个名字都具有象征意义，同时还与他们所讲的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一个个打趣逗笑或男欢女爱的故事中，薄伽丘始终没有忘记捕捉住反映人类智慧的闪光点，正因如此，《十日谈》被评论家誉为“人类智慧的史诗”，尤其是那种急中生智的敏捷反应更是受到了作者的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

《十日谈》于1471年首次正式在威尼斯出版，后又相继被译成各国文字在欧洲乃至世界广泛流传，其影响之深、读者之众，在有史以来的意大利作家中，只有但丁可以与之媲美，特别是对后世文学巨人们的启迪更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乔叟、莎士比亚、莫里哀、莱辛、拉封丹、锡德尼、济慈、丁尼生，甚至美国作家朗费罗等都从《十日谈》中吸收了有益的养分。

本书据英文本译出。由于篇幅关系，本书只选了31个故事。故事中有的人名不一定在本书出现，但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和读者对故事的理解，特此说明。

王 林

目 录

第一天	(001)
第二天	(038)
第三天	(055)
第四天	(069)
第五天	(082)
第六天	(098)
第七天	(110)
第八天	(127)
第九天	(152)
第十天	(164)

第一天

第一天

美丽的女士们：我深信你们天生都是多愁善感的，我一直认为眼前的这本书在你们看来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厌倦和沉重。因为此书的开篇让人痛苦地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恐怖的瘟疫，对于那些耳闻目睹或身临其境的人们，带去的是更大的悲哀和难受。但是不要以为读这本书就一定会陷入无休止的掉泪和伤神中，并因此而吓得不敢往下读。冷酷的开篇对你的影响与阻挡在远足者面前的险峻高山没什么两样，翻过高山便是美丽而宜人的平原。远足者的欢愉正好来自攀缘的艰辛。正如乐极可以生悲一样，悲痛也会因欢乐的出现而消失。

这短暂的难受（我称它是短暂的，那是因为它只有寥寥数言）紧跟着的就是甜蜜和欢愉，这我已经答应过你们了，若不是我提前告诉你们的话，你们或许真想象不到开篇的苦尽后会有甘来。相信我，如果按我的意愿我真想带你们走另一条路，而不是沿着这么一条艰难的小径，那才是我乐意去做的。但是，既然缺少这段回忆便不可能说明后来读到的许多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么除此之外我也别无选择了。

我要说的是，当时，即在耶稣基督降生后的第1348年，意大利所有城市中美丽绝顶的富贵之都佛罗伦萨，遭到了一场恐怖瘟疫的浩劫。有



人说这是天体间的相互影响而使人类遭了殃，还有人说是威严的上帝不满人类的邪恶生活而给予的惩罚。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早在数年前就发生在东方，那儿死的人不计其数，其势与日俱增，无情地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最后终于不幸地传到了西方。

面对其凶猛的来势，所有的能人智士都束手无策。大量的污秽由指派的专人从城市里清扫了出去，病人禁止入城，还颁布了各项命令以保证市民的健康，可是这一切都徒劳了。无数向上帝所作的虔诚的祈祷，不论是正式的仪式，还是其他别的形式，均没有任何作用。就在我们提到的那一年的早春时节，瘟疫便可怕而又奇特地发生了，灾难浩劫终露峥嵘。这场瘟疫与现在东方的不大一样，在东方只要患者的鼻子一流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在这儿情况却不同，生病的男女最初的征兆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腹股沟或胳膊窝下出现一些肿块，小的如同鸡蛋般大小，大的差不多像苹果一般。肿块时大时小，一般人把它叫做瘤子。这种死亡之瘤从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部位逐渐扩散，不久蔓延至身体的各个部位。后来，病征又发生了变化，患者在自己的手臂、大腿和其他部位发现了黑斑和紫块，有时候稀稀疏疏的好几大块，有时候密密麻麻的全是小斑点。这些东西对任何不幸的患者反正都一样，如同早期的瘤子，都是必死无疑的征兆。

对于这种病，无论是什么样的医术或多有效的药品好像都起不了作用。或许这种病本身就是无药可治的，也或许是给人治病的医生们（他们的数量急剧地增长，从未学过医的男男女女们充当了合格的行医者）对病因全然不知，拿不出恰当的治疗办法。总之，极少有患者可以治愈，绝大多数人都在我们描述的征兆出现的三日内丢了性命，有些人死得更快，多数人并不见有发烧或其他的并发症。

这瘟疫的严重性还在于每当有健康的人与患者相接触，就会立刻染上，速度快得犹如干柴遇到烈火，一下子就烧着了起来。邪门的还不止如此呢，不要说健康人与患者谈话和打交道会染上以致送命，就连那些



接触过病人穿过的衣物及其用具的健康者都会在劫难逃。

我要讲的故事非同一般。倘若我不是众多目击者中的一人，我绝不会相信有这等事情，更不用说把它写成文字，即使是从我信任的朋友那儿听来的也不行。我所描述的这场瘟疫的传染性真是非同小可，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传互染。换句话说，一旦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接触到病人或死者的任何东西，不但会染上病，而且会马上死去。所有这些，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已目睹了不止一回。比如有一天，一堆因染病而死去的一位穷人的破烂衣服被扔到了大街上，正好有两头猪来到那儿。开始两头猪习惯性地用鼻子把烂衣服拱了一遍，然后又把衣服咬在嘴里，来回挥舞着。不多时它们就像吃了毒药似的在地上打起滚来，接着倒在那堆烂衣服上死去。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或更糟的事，使那些仍然健在的人们的心里充满了各种恐惧和奇怪的念头。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简单而绝情的手段，即拒绝接触任何病人和他们的物品，他们以为靠这种办法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些人认为清心寡欲的节制生活就可以极大地减少传染的危害。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们到没有病人待过的舒适住宅里安顿下来，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昂贵的酒，但从不过量，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度着日子。他们不与外人交谈，对疾病和死亡的消息充耳不闻，只是借音乐和其他自己设计的玩意儿来消遣时光。

另一些却想的不同，他们认为逃过这场瘟疫的有效办法就是纵情享受、饮酒狂歌、及时行乐，对别的东西都一笑置之。而且，他们真的说到做到，从一家酒店到另一家酒店，日以继夜地纵饮起来。再者，他们甚至闯入私宅去豪饮。这样的地方随处都有，因为大家都是过一天算一天，谁也不看重自己的财产和性命。这样，多半的住宅成了公共财产，就连路过的陌生人都可以当成自己家似地进进出出，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但是，尽管他们如此地放荡不羁，对于病者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丢了性命和钱财。病倒的人中，有的请大夫到家里来，有的找男仆

一旦染病便得不到邻里和亲朋的关照，仆人又无处可寻，这样下去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行为风气。如果女人病倒了，不管她是如何的美丽、富贵，她都不再计较请位什么样的男仆人，也不问其年长年少，还会随随便便把身体的各部位裸露给他看，只当他是个女仆罢了。她们这样做也是病情所迫，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病后痊愈的女人们不再保持端庄的缘故吧。

尤其是有更多的人如果能得到帮助的话，原本是可以保住性命的。因此，由于缺少护理病人的手段，瘟疫又如此凶猛，城里日日夜夜都有大批的人死去，那情景让听者丧胆，令见者失魂。对于那些幸免者来说，毫无疑问地把自己的传统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按以往的风俗来说，现在也是如此，死者的亲人和邻居家的女人们都该聚集到丧事人家，向最亲近或邻近的人吊唁；而那家的男子们便和邻居以及各处来的市民齐集在屋门外，还要请神父到场，神父人数的多少要看那家人的地位而定。死者的尸体被抬到由他（她）生前指定下葬的教堂，葬礼中要点燃蜡烛并伴着挽歌。但是由于瘟疫的来势日盛一日，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由别的方式替代了。人死后，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着哭泣，就连断气的时刻也没有一个人在场相伴。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他们亲戚和朋友的哀伤和泪水。亲戚们那时只可能是正行欢作乐。女人们生性富于同情别人，而此时也跟着风气走了。而且，死者被抬到教堂的途中很少会有十来个人去送行的，也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只是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这些人自称是掘墓者，并为自己的行当索要高价，这行当就是抬着死者的棺木匆匆赶路，并不是按死者的遗愿送往指定的教堂，而是送到最近的教堂草草了事。在他们的前边走着五六个僧侣，有时手中还拿着一两支蜡烛，有时什么也没有拿。只要一看有空的墓穴，这些所谓的掘墓人就把死尸匆匆地扔进去，神父们也不再自找麻烦地为死者作祷告或举行什么下葬的仪式了。



平民百姓们以及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囊空如洗，同时又存着侥幸的心理，纷纷留在了家中。他们被困在自己的居住区内，每天有数千人病倒，由于无人关心照顾，这些人几乎无一生还。每日每夜，总有很多人倒毙在大街上，还有好多人病死在家中，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才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就这样，整个城市到处都在死人，到处都有尸体。

一旦有人死亡，邻居们就会按照一个惯例，就是赶紧去找个脚夫，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把尸体抬到大门外。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清晨，路人可以看见家家户户的门外都堆满了尸体。尸架被送来搬运尸体，找不到尸架时，就用木板来抬。常常看见一个尸架上放着两具尸体，有的放着夫妻二人，有的摆着兄妹数人，还有的躺着父子或别的亲戚。人们也不时看见两个神父，手拿十字架走在前面，去为某个死者送终，而他们的身后一帮脚夫抬着三四具尸体。常有这样的情况，神父原本以为替一个死者举行葬礼，而结果却有六七个，或许更多。此时此刻，不再有人为死者落泪或点蜡烛为其祈祷了。那时候死一个人就同如今死了只山羊一样，不被人重视。一般来说，一个智者在受到偶尔的打击和失意时，很难学会默默地忍耐，可现在就算是凡夫俗子对什么事也都能处之泰然了。

每天，几乎每个小时都有大批的尸体运往教堂墓地，教堂也找不到足够的地方来安葬他们了，特别是有些人按照习俗非要葬在自家的祖坟里就更难了。等坟地全埋满了，只好在教堂墓地的四周挖长长的沟坑，将后来的尸体成百上千地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一层一层地叠起来，每层上面只盖上薄薄的泥土，直到把大坑填满为止。

我们当时在城中经历的惨景就不必一一细说了，我只想提一句，当瘟疫横扫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四周的乡下并不好过。邻近的城镇也跟城市一样，只是规模小点罢了。散居乡下茅屋里的可怜的农夫们，更没有医生和家仆的护理，随时都会有人倒毙在道路旁、田野中或家门口。

他们死了，不像是死了一个人，倒像是死了一头牲口。像城里的人那样，农民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放弃了农活，舍弃了家产。他们甚至是过一天算一天，就好像是末日到了一般，不再为今后的日子而耕作田地、放牧牛羊，只是尽可能地挥霍度日。这样，牛、驴、绵羊、山羊、猪、鸡甚至狗（人类忠实的朋友）都被赶出家园，在田里四处乱窜，那里的庄稼已被丢弃，更不用说收割了。这些牲口，在外饱食一天后，仿佛懂事了似的，一到夜晚虽然没有牧人来引导，也会自动回到自己的牲口棚中。

让我们再从农村回到城市中去吧。除了说上天对人类残忍无比，还能说什么呢？（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也是够残忍的。）由于瘟疫如此恐怖，在接下来的三月到七月间，健康者因为对疾病怕得要命，所以不肯主动帮助那些需要关心的病人。在整个佛罗伦萨城中，据说至少有十万人丢了性命。然而在此疫降临该城之前，谁也不曾想到城里会住下这么多人。

啊，这么多宏伟的宫殿，华丽的豪宅，曾经是达官贵妇云集之所，现在已人去楼空，连个小仆人都看不见了！有多少显赫的家族、巨大的家业、富足的财产遗留下来而无人继承！有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青年，就连盖仑和希波克拉底^①以及伊斯科拉庇俄斯^②都承认他们身强力壮，就是这些人早晨还同亲朋好友共进早餐，到了夜晚却已到另一个世界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

对这种种惨事讲得越多，我个人心里就越感难受；因此我还是适可而止，只让你们知道这就是当时城中的状况，差不多可算是座空城了。然后在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我是听一个靠得住的人说的），有七位年轻的妇女出现在被人遗弃的庄严的圣玛丽亚·诺维拉的教堂里。她们是来参

① 盖仑（Galen，130？—200？），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誉为“医学之父”。

② 伊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医。



加弥撒的，穿着符合当时气氛的黑色丧服，互相间不是亲戚就是好友，最大的27岁，最小的不到18岁，个个都很有教养，出身高贵，且美丽典雅，大方得体。我本可以说出她们的真实姓名，但为了不伤大雅，我还是不说的好。那也是为她们将来着想，下面所记录的要么是她们讲的，要么就是听来的关于她们自己的事。如今，清规戒律又严肃了许多，不像当年那么放荡了，那时候别说她们这般岁数的年轻女士，就是年长的妇女也都很放得开。再说，我也不愿让那些专爱恶意中伤他人、对于纯洁品德一味挑剔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用恶语秽言来败坏这几位可爱的小姐的名声。因此，我只好尽可能地依照她们各自的品性，另取一个差不多合适的名字。首先那个年纪最大的，我们叫她“帕皮妮亚”，第二个叫“菲亚米达”，第三个叫“菲罗美娜”，第四个叫“伊米莉亚”，第五个我们起名叫“劳里塔”，第六个叫“妮菲尔”，最后一个，我们完全有理由叫她“伊莉莎”。

并没有事先的约定，完全是巧合，这七位女士一起来到了教堂的一角，围坐在一起，各自祈祷了一番，然后又长吁短叹了一阵，随即便相互谈论起各自经历的种种情况来。大家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只听帕皮妮亚开口说道：

“亲爱的女士们，你们跟我一样确信地听说过，一个人做他正当的事时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尽力地去保护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杀了人甚至可以是无罪的。那么现在我们为保住自己的生命，做的又是无损于他人的行为，我们就应该是无罪的吧？如果让我想想今天早晨，以及前几个早晨我们的所作所为，再想想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那么我感觉到，你们也会有一样的感受，我们是在操心自己的性命。这一点也不让我觉得吃惊，但让我吃惊不小的是我们对自己所担心的事竟不知所措。

“我们在此逗留的目的，在我看来，最多也就是算算又运来了多少要下葬的尸体，或者是听听那所剩无几的几个修士是否在适当的时刻唱起



了圣歌，或者就是拿我们这身丧服向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展示我们是怎样的悲伤。只要我们走出教堂，随处都会看到抬着的死人和病员，或者看见以前被法庭放逐的犯人，如今公开地蔑视法律，大摇大摆地在大街上游荡。他们心里清楚，那班执法者们要么是死了，要么已奄奄一息了。再看看我们城中的那伙下三烂，他们喝饱了我们的血，还自称是掘墓者，神气活现地骑着马到处闯，嘴里哼着下流的小调，来嘲讽我们的不幸。再就是，到哪儿，我们听到的都是某某人死了，和某某人快不行了。假若还有人为死者哭泣的话，那么整个城里只能听到一片哭声了。

“假如我们回到家中，又能怎样？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是否与我一样，我的家中曾经是奴仆成群，现在只剩下我和女仆两人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毛骨悚然。在屋里无论是坐是立，我总觉得似乎有死者的阴魂缠着我，他们的脸不再是我记得的那个样，而是扭曲地变了形，吓得我魂飞魄散。

“这样，我不管是在这里的教堂中，还是在大街上，以及在家中，我总是心惊胆战的，尤其是因为在我看来，有能力的人除了我们几个人外，全都跑光了。但若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如我常听人说，也亲眼见过，他们只是为所欲为，不分白天黑夜，不论人数多寡，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尽量地去吃喝玩乐。我说的已不仅是世俗的人们，就连隐居在修道院里的修士们，也确信别人做得事他们也可以去做，并已经打破了清规戒律，去追求肉体的享乐，于是想逃避现实的人们变得荒淫无度了。”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我们又能梦想什么？我们为何不像别人那样尽早为自己的安全着想？那么是我们比其他妇女更高贵？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生命力比旁人强，而灾难就不会落到我们身上吗？我们这样看来是被误导了，我们错了。我们只需回忆一下有多少有地位的青年男女在这场可怕的瘟疫中送了命，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愚蠢。

“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避免灾难的来临，我认为有一个好办法，不知



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那就是我们全都逃离这个城市，就像很多人先前做的那样，而事实上还有不少人正在这么做。我们可以一起去待在我们的乡间别墅中，不要去学城里的样子，过堕落的生活，而是由着自己的心愿去寻求欢乐，但并不越出理性的规范。

“在那儿，我们可以听鸟儿唱歌，可以远眺青山绿野和绵延不断的稻田，以及成千种各样的树木。我们还会看到晴朗的天空，尽管上天对我们残忍，可并不拒绝我们欣赏它那永恒的美丽，比我们看那遗弃的城墙要好多了吧。再说，乡间的空气新鲜无比，此时此刻，会给我们的生活平添更多的乐趣和色彩。即使乡下的农民像佛罗伦萨的市民一样地死去，但毕竟屋少人稀，其惨状不至于触目惊心。再者，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们不会抛弃这儿的任何人。相反，我们倒可以声称我们是被抛弃的人，因为我们的亲戚不是死了，就是逃了，抛下我们孤零零地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好像我们是陌路人似的。

“所以，若按我的主张去做，没人会责怪我们的，如若不做，我们肯定会面临痛苦的威胁，或许会丢了性命。我们还可以带上女仆，让她们带上一切所需物品。我们可以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一天在这儿，另一天又去那儿，趁着现在的时机好好享受一下快乐。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只要不过早地死去），直到上天结束眼前恐怖的情形。要记住，我们的出走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至少比那些留在城里过放荡生活的女人们要强得多。”

听完了帕皮妮亚的建议后，大家都很赞同，并迫不及待地谈论起履行的细节了，仿佛站起身来就可出发了。不过，菲罗美娜却比其他人更加谨慎，她说道：

“姐妹们，帕皮妮亚的建议确实很不错，可是我们也不能照着自己的心愿马上就动身呀。要知道，我们都是女人，而且都年纪不小了，应该知道光是女人在一起会出麻烦的，没有男人的带领和帮助，将会一事无成的。我们女人往往软弱、任性、多心、胆小怕事。所以我真担心只由